

老子解序

李贄曰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爲非惜也以非之才而卒見殺於秦安在其爲學乎

以堅強此勇於敢

敢固已方圓冰炭若矣而

德申韓宗祖可歎蘇子瞻求而

不得乃強爲之說曰老子之學

重於無爲而輕於治天下國家

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

非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

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嗚呼審若

是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

老子之學果如是乎夫老子者

道德經序

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

之者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

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古聖

王所謂仁義禮樂者非所以治

之也而况一切刑名法術歟故

其著書專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以仁雖無爲而不免有爲義則爲之而有以爲又甚矣是故其爲道也以虛爲常以因爲綱以善下不爭爲百谷之王以好戰

道德經序

三

爲樂殺人。以用兵爲不得已。以勝爲小美。以退爲進。以敗爲功。以福爲禍。以得爲失。以無知爲知。無欲爲欲。無名爲名。孰謂無爲不足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

道德經解

無爲之有益也。然則韓氏曷爲愛之。曰順而達者帝王之政也。逆而能忍者黃老之術也。順而達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其效非可以旦夕責也。逆

道德經序

四

而能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故無政不達而亦無心可推。無民不安而亦無賢可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簡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

一六四五

者欲效之而不得。是故不忍於
無欲而忍於好殺。不忍以已而
忍以人。不忍於忍而忍於不忍。
學者不察。遂疑其原。從而曰道
德之禍。其後爲申韓也如此。夫
道德之後。爲申韓固矣。獨不曰
仁義之後。其禍爲篡弑乎。古今
學術亦多矣。一再傳而遂失之。
其害不可勝言者。豈少哉。獨老
子乎。由此觀之。則謂申韓原道

道德經序

五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德經序

六

德之意亦奚不可。予性剛使氣。
患在堅強而不能自克也。喜談
韓非之書。又不敢再以道德之
流生禍也。而非敢以道德故。故
深有味於道德而爲之解。昇序

其所以語道德者。以自省焉。

黃可權鐫

經提綱

溫陵卓吾李 贊註

新安思卿洪良巡校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心經者。佛說心之經要也。心本無有。而世人妄以

道德經解

爲有。亦無。而學者執以爲無。有無分而能所立。是自呈礙也。自恐怖也。自顛倒也。安得自在獨不觀於自在菩薩乎。彼其智慧行深。既到自在彼岸矣。斯時也。自然照見色受想行識五蘊皆空。本無生死。可得故能出離生死苦海。而度脫一切苦厄。焉此一經之總要也。下文重重說破。皆以明此。故遂呼而告之曰。舍利子。勿謂吾說空。便謂空也。如我說色。不異於空也。如我說空。不異於色也。然但言不異。猶是二物。有對離復合。而爲一。猶有一

也。其實我所說色。即是說空。色之外無空矣。我所說空。即是說色。空之外無色矣。非但無色。而亦無空。此正空也。故又呼而告之曰。舍利子。是諸法空相。無空可名。何況更有生滅垢淨。增減名相。是故色本不生。空本不滅。說色非垢。說空非淨。在色不礙在空。不滅非臆之也。空中原無是耳。是故五蘊皆空。無色受想行識也。六根皆空。無眼耳鼻舌身意也。六塵皆空。無色聲香味觸法也。十八界皆空。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也。以至生老病死。明與無

一六四七

01045

明四諦智證等皆無所得此自在菩薩智慧觀照
到無所得之彼岸也如此所得既無自朕無望礙
恐怖與夫顛倒夢想矣現視生死而究竟涅槃矣
貴惟菩薩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亦以此智
慧得到彼岸共成無上正等正覺焉耳則信乎盡
大地衆生無有不是佛者乃知此真空妙智是大
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出離生
死苦海度脫一切苦厄真實不虛也然則空之難
言也久矣執色者泥色說空者滯空及至兩無所
依則又一切撥無因果不信經中分明讚歎空即

必維提綱

三

是色更有何空色即是空更有何色無空無色尚
何存存有無於我聖境而不得自在耶然則觀者
但以自家智慧時常觀照則彼岸當自得之矣菩
薩豈異人哉但能一觀照之焉耳人人皆菩薩而
不自見也故言菩薩則人人一矣無聖愚也言三
世諸佛則古今一矣無先後也柰之何可使山而
不可使知者衆也可使知則爲菩薩不可使知則
爲凡民爲禽獸爲木石卒歸於泯泯爾矣

終

溫陵卓吾李 贊註

新安愚卿洪良巡校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不知而自出之者。常道也。常道則人不道之矣。舍其所不必道而必道其所可道。是可道也非常道也。有生而自別名者。常名也。常名則人不名之矣。

舍其所不必名而必名其所可名。是可名也非常名也。然。是常名也。始於無名。及夫有天地而後名生焉。有天地而後有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矣。故知其無名則可以觀妙矣。知其有名則可以觀微矣。惟其至無乃所以爲至有。惟其至常乃所以爲至變也。夫語道而適於有無至矣。然。徇象者執有。徇空者滯無。而可道可名者衆矣。不知有無之名。雖異存無之出實同。無亦無之何其玄也。玄又無玄。何其又玄也。而孰信其爲常名常道之所

自出常無。常有之。所由名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雖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弗去。

西施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獸見之決驟。美者果可以爲美乎。盜跖暴戾。其徒謂義無窮。夷齊餓死。而文武之王不換。善者果可以爲善乎。無他故焉。善惡好醜。兩相形。猶之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相待也。有則俱存。誰能去之。是以聖人於此無爲而事治。不言而教行。何也。蓋聖人之於萬物。實未嘗爲之生之作之也。故萬物並作而不知遜讓。以爲美並生而不有其所以生我者。竭力以爲之。而不恃其所以爲我者。若爲萬物之任成。而非聖人之功也。烏乎。居乎。夫惟無功之可居。是以美固弗居。惡亦弗去。善固弗居。不善亦弗去。如斯而已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彫
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
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
無爲則無不治。

爭盜之原。聖人啓之也。故上者爭善。其次盜國。皆
起於見可欲焉。耳。可欲者衆。則民志亂矣。烏能治
乎。太上於此。豈真有以治之哉。亦曰不見可欲而
已。夫腹之所以不充者。心累之也。今一不見有可
欲。可尚可貴之事。則心虛而腹自實矣。骨之所以
道德經解 三八

不剛者。志敗之也。今一不敢爲於悖亂爭盜之事。
則志弱而骨自強矣。所以然者。無欲故也。夫民生
有欲。無知則已。聖人者。又日引之。使有知也。陳之
仁義禮樂導之法。制禁令。設爲宮室衣服車馬冠
婚喪祭之事。以啟其無涯之知。而後節其無窮之
欲。是猶汎濫滔天而徐以一葦障之也。胡可得歟。
太上則不然。常使民混沌沌。無有知也。無有欲
也。縱有聰明智識者出。而欲有作爲。而自不敢。則
天下皆歸於無爲矣。夫無爲由於無欲。無欲由於

無知。夫一人何以能使民之無知哉。曰太上者。因
自謂和常。不知也。固不見和。可以治乎民者。而使
吾心之欲之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
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
之先。

夫冲。漠而不盈者。道也。而用之者。或見其盈。則失
其所以冲。漠者矣。故淵乎常止。雖萬流歸之。而不
見其盈。聖人體道於身。淵深靜遠。無有涯涘。一似

道德經解

四

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故常挫其銳。以示不
能解其紛。以示不用。和光以遊於世。同塵以諧於
俗。湛兮常寂。似亡若存焉耳。然此果伊誰之子乎。
吾恐此道也。雖黃帝未易當之。意者其在帝之先。
歟。夫海爲衆流之歸。而海無有也。但見其淵乎。而
已矣。聖人爲萬物之宗。而聖人無有也。但見其湛
乎而已矣。彼逞能挾才。露光駭衆者。皆自以其有
而求過於物者也。非萬物之宗矣。夫惟無其宗者。
乃可以爲萬物之宗。而其誰信之。

天地之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索綯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

無。不知守中。

使入地而能仁萬物。則天地將誰與仁。使聖人而能仁萬民。則聖人將誰與仁。不知索綯之在天地。則雖天地聖人亦皆生死其中。而不自知也。何也。虛中而善應。不可得而撓屈也。動之而愈出。不可得而窮探也。雖有智者而欲以言窮之。胡可得耶。故知天地與萬物同一中也。萬物無所求於天地。

道德經解

五

天地自不能施於萬物。聖人與萬民同一中也。聖人無容心於萬民。萬民亦自無所藉於聖人。各守吾之中。以待其自定而已矣。守之如何。曰愚者得之而智。智者得之而仁。仁者及失之也。烏乎。是豈可以易言乎哉。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牝生天地。此言最玄。用之不勤。人亦安用守玄。以勞生哉。

道德經解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牝生天地。而天地獨長且久者。可不知其故乎。蓋世人惑於長生之說。而不知綿綿之用。不可以智力致也。故欲長者反促。而能不自生者。自能長生耳。聖人知其如此。是故後其身者。先身之道也。外其身者。存身之術也。無私其身者。自私之至也。而豈有他秘訣也哉。

道德經解

六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言天下之善者。莫上於水。而聖人之善若之。何謂善。蓋凡利於物者。或不能以無爭。而能不爭者。又未必能澤於物也。水之善。固利萬物而不爭者也。何以見其不爭也。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高。彼獨處卑。衆人處易。彼獨處險。衆人處順。彼或處逆。衆人處衆。彼或處微。所處盡衆人之所惡。夫誰

一六五

與之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以爲上善也。居善地。七句皆聖人利萬物而不爭之實。蘇子曰。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止。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沈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流於一。善能也。冬凝春化。潤濫不失節。善時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道德經解

七

盈而後持。不如勿盈。銳而後揣。不如置銳。滿堂不守。勿滿可也。驕佚遺咎。勿驕可也。噫。此天道也。人能言之。人人能知之。而奈何明知而故犯者衆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絳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無離。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人知魄之載神。而不知神之載魄。載魄則神營魄載之。則神然則一神爲耳矣。抱元守一。則神魄自不相離。而亦庶乎知神之爲矣。營衛也。夫嬰兒百無一知也。而其氣至專。百無一能也。而其氣至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則可爲抱一矣。取疵未落。則玄關不開。玄關不開。則形質留滯。絳除玄覽。而能無疵。則可爲抱一矣。愛民治國。非神其誰爲之。而不能以無爲也。故知抱一者。不欲分心以愛民。務愛民者。不免役神以治國。是二之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天門開闔。非神其誰主之。而不能以自主也。故有開闔。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有闔。則遂不能無事。而常定。是內澤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此無他。皆起於不知神之爲故也。夫神至虛也。虛則自然明白。神至靈也。靈則自然四達。而其誰能離之。然惟其有知也。是以無知。能無知。斯知之矣。有知。則神載神。無知。則神載神。神載神。則一魄載神。則二故。不可以有知也。又不可以不知也。知此者是謂玄德。夫玄德深且遠矣。是故可生而不

可有可爲而不可恃。可長而不可索。烏乎盡之矣。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車也。器也。室也。其利在。有。而不在。無。而乘之。載之。居之。其用在。無。而不在。有。然則非無不有。非有不無。是均利而兼用之道也。人亦安能棄無而逐有。含有而求無也與哉。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此種種者。徒令目飽耳目飽。則腹必枵。聖人務本。惟知務實。其腹而已。以此治身。故以此治天下。何爲乎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

可託於天下。

蘇子口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致恩身而患不至。且寵辱非限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若知辱生於寵。則寵固爲下矣。故得之若驚。寵亦驚也。失之若驚。辱亦驚也。夫身大患之本也。而人反驚於權利富貴。犯難而不止者。何哉。苟能祿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是能不有其身也。如是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

夷希微皆強名也。夫既已不見。不聞。不得矣。而又何夷希微之有。是故不可以致詰也。將混三而爲一。乎以一名之。其或可也。夫上皦而下昧者。其常

也。且儼者必不昧。昧者必不儼。今也在上不儼。在下不昧。繩繩不絕。而卒歸於無物。其殆不可得而名乎。然無名名也。無狀狀也。無象象也。三之不可一之不可。不可之又不可。吾是以謂之恍惚也。夫恍惚何足以語於道哉。雖有古今而實無前後。故執古以御今。因今以知古。而道紀昭矣。又安可以恍惚目之與。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其若

道德經解

上

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得道之士。微妙玄通。而變化無窮。其至深者。不可測識。而強爲之形容。可乎。夫戒而後動。曰豫。豫兮若冬涉川。何其逡巡而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猶兮若畏四隣。何其若小國之畏大國。而不敢動也。若客之將至。而儼然望之。若冰之將釋。而渙然以解。若撲之敦而自不雕。若谷之曠而自無有。若

濁之渾。渾處極。而自見惡於人。其形容有如此者。夫是濁也。果孰能之。靜之則徐清。有何難者。然而聖人不處也。是濁也。果孰能安之。久之則徐生。惟聖人知人之生於濁。而死於盈也。是故不欲盈。以盈非自保之道也。夫惟不盈。故能爲舊而不爲新。能爲弊而不爲成。以新成者必勞。必費。必爭。必妬。且新者必故。成者必毀。而弊復隨之。與其勞費以求弊。孰與能弊之爲愈也。故惟聖人能弊。能濁。能安。

道德經解

上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虛者道之常。靜者道之根。學者所以貴於虛靜也。然致虛守靜。而不極不篤。則猶有虛靜者在。未也。惟至虛極。靜篤。然後卽萬物之並作。而能觀萬物之復命。則凡物之自無而有者。可知也。又能知夫芸芸而生者。仍復歸根而靜。則凡物之自有而無。

者可知也。蓋靜者命之所以復，而常道之所自出也。知此者是爲明道。靜極而光生矣。知此者則能包容萬物，皆備於我矣。由此而公而王，而天皆容物者之所必至，而明道者自然之驗也。何足怪歟。由此而道自我出，則天且不足言矣，不亦久且安歟。此虛靜之極致也。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考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道德經解

八

三

太上無爲而不疑其下，故下之於上，但知有之而已，而亦不知上之所爲也。其次則不然，夫爲民上而使民親舉已，可鄙矣。况於畏且侮乎。此無他，皆信之不足也。故上不信其下，而以親鼓舉，以法起畏，下不信其上，而以舉易上之仁義，以畏易上之政，則不知太上無爲，雖言猶且貴之也。夫至於貴言，則上之信下者至矣。是故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未嘗曰我安歸功於上也。此信上之極也。大道廢，有仁義；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

道德經解

家昏亂，有忠臣。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是以或屬之聖智，屬之仁義，屬之利巧耳。不思見素抱朴，少私寡欲，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

道德經解

高

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央。此如嬰兒之未孩，乘今若無所歸。衆人皆有往，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夫唯阿善惡相去有幾，而人乃以阿爲慢，以惡爲惡，而畏之。雖然，人之所畏，吾亦畏之可也。然雖畏人之所畏，而實不同於人之畏也。人皆畏其所畏，我則出畏入畏，荒兮其未央也。何畏之有人

皆好其所好如享太牢如奉祭焉然我則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何好之有衆人皆有止泊而我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豈非衆人皆智而我獨愚也哉忽兮若海而不見其津涯源兮若舟而不見其所之衆人皆有以用於世而我獨頑且鄙豈非衆人皆同而我獨異也哉夫我何以能獨異於人也蓋人皆食母而我貴求食於母人皆爲子孝而我獨以爲母慈是以異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其

道德經解

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容非德也道也若謂之德則有不得者矣安能爲衆有之形容哉是道也恍恍惚惚窈窕冥冥不可得而有也有物有象有精有信不可得而無也蓋自古及今已若此矣故合衆有而觀之然後知其從道而非德也吾何以知衆有之從道哉亦以此衆有而已舍衆有則無所於觀矣

則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則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夫人無不欲全也而失其所以全之通往往以全求全而卒不能全者此天下之通蔽也不知五臟六腑四肢百骸至曲也而人賴以全若不曲則不能全矣引繩而直之故以繩爲直而不知其枉也苟非枉安能直哉海窪也而常盈日月舊也而常新飲酒食肉少也而飽以適若務多不亡則吐噦

道德經解

隨而反傷矣是惑也知此則知聖人抱一之道矣夫一之能多也猶少之能得弊之能新窪之盈枉之直則之全也是倒行逆流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爲式於天下者惜乎其不知也由此觀之學道者可以反矣夫目至明也而不能自見其目使其見目則不見明矣安能明然則不自是者人必是之不自功者人必推功不自長者人必以爲長不爭者人必不與之爭皆曲全之道也烏乎能全而歸

之者果誰乎。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爲不若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譬則驟雨與飄風然，雖天地德絕解

八

十七

地亦不能使之終朝與終日也，而況人乎？故惟從事於自然之道者，知其同道而亦同德，同德而亦同失，同道故樂得道，同德故樂得德，同失故樂得失，樂得是無失也，樂失是無得也，無得無失是無道也，是謂至樂，是謂可久，而其誰信之乎？故有信不足者焉，有全不信者焉，非真從事於自然者，安能及之。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

少故言道者不處也。

蘇子曰：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爲未足而加之以跛，以行爲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者，彼其自見自是，自矜自伐者，亦若是矣。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贅，則累。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道德經解

大

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曰：道曰大，已強爲矣。而况曰逝曰遠曰反乎？逝者不可留，遠者不可追，反者不可見，此自然之道也。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爲輕，何也以重爲之根也。常燕處則雖榮觀不爲躁，何也以靜爲之君也。

故輕則失根本之臣。躁則失泰默之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譏。善計不籌策。善閉無闢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人迷。是謂要妙。

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棄人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然則無闢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善計。無譏。善言。無迹。善行。皆可矣。

道德經解

九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百長。故大制不割。

人知英雄爲衆所歸也。不知守雌者愈下。則愈歸之。如嬰兒之常不離於其母也。人知別白分明者。可以爲天下法。不知愈愚則愈不忒。而無聲無臭。至矣。又知榮名在我。有倡必和。如谷之應聲也。不

知榮華一去。雀網在門。雖疾呼之。而不應矣。寧知守辱者之爲天下谷乎。何也。谷神不死。常足也。復歸於朴。無欲也。由是散之。則爲器。而大朴者不離。用之。則爲官長。而大制者不割。彼知雄知白。知榮者。安知聖人之大制乎。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歛或吹。或強或贏。或軟或驢。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下神器也。安有神器而可以人力爲之乎。故欲

道德經解

十

取天下而爲之者。皆癡也。吾見其不得已矣。故物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吮而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損而贏。載而成。隳而毀。皆自然而必不免者也。世之愚人。私已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聖人知其不可逆。是故去甚去奢去泰而已。此不爲之至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

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天道好還。而以兵強佐人主者。不知道者也。夫知其不可以取強而遂已。非果斷不能也。而惟善者能果。故歷言當果數事。其旨深矣。物壯則老。此天道也。惟知強壯之可恃。不知老敗之將至。是謂不道。不道之事。不可以不早已矣。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

道德經解

主

人。夫樂殺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不得已而後用。雖勝而不美。深哉。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常無名。無名之朴。天下其誰不爲之臣乎。故侯

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譬猶天地合而其露降。非以令民而民自均。及朴散爲器。則因器制名。而名始有矣。若徇名而忘其本。逐有而不知所歸。殆而不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死而不亡。此聖人所以朝聞而夕死也。不然。死生亦大矣。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道德經解

主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則常無欲矣。無欲則無謂之小可也。然雖不爲主。而萬物自往歸。謂之大可也。不爲主。故不爲大。萬物歸。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無象之象。是爲大象。執大象。則天下自往歸之。何

也。往而有害人誰肯往。今也往而自安平泰何害之有。夫大衆何以使人安平泰也。蓋作樂設餌以止過客而已。樂闋餌盡則拾去矣。彼執大衆以待天下者。雖無聲色臭味之可悅而用之不盡。是以不容於不往耳。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列國分爭時也。戰勝攻取。惟務剛強。不知坐得。道德經解 一八 圭

常勝之道者。柔與弱也。故以微明告之。微明謂善晦其明而使之不疑也。若夫貪敵之餌而輕去其國。不能持重而爲人所致。皆魚之脫淵。而以國之利器示人也。非微明之術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有爲朴之心。便是欲。無以致靜定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

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無爲也。而亦無無爲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其次雖爲之。而實無爲。是謂上仁。堯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爲之。而且。有必爲之心。是上義也。舜禹

道德經解 一八 圭

圭

以下聖人是也。夫失道而德失。德失而仁失。仁而義至於失。義而後禮。則所以爲之者極矣。故爲而不應。則至於攘臂。攘臂不應。則刑罰甲兵相因而起矣。是亂之首而忠信之薄也。凡此者。皆以識智在前。爲道之障。不知德也。仁也。義也。禮也。皆道之華。而愚民之始。有真智者。所不處也。夫華者不實。實則厚。華則不厚。安有大丈夫而不知處厚乎。欲處厚者。所當去。識求智而後。無爲大道可幾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廢。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琤琮如玉。落落如石。

侯王不知致一之道。與庶人同等。故不免以貴自高。高者必蹶。下其基也。貴者必廢。賤其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

道德經解

三五

侯王可言賤。特未知之耳。今天輪輻蓋軫衡轡轂。轉會而成車人。但見有此數者。易嘗有車哉。然而名之曰車。而不曰輪輻蓋軫衡轡轂也。由此觀之。則所謂高下貴賤者可知矣。人見其有貴有賤。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易嘗有所謂高下貴賤者哉。彼貴而不能賤。賤而不能貴。據吾所見而不能致之一也。則亦琤琮落落如玉。如石而已矣。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

道德經解

無。

探本窮源。深根固蒂。而道之動不可禦矣。其始甚微。其後乃鉅。其初甚柔。其後乃大。而道之用不可窮矣。天地萬物莫不皆然。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爲道。故建言者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德經解

三五

道之無名如此。而物皆賴之以成。豈非善貸乎。夫貸者必有貸於人者。必償。今無有而貸。成而不償。善貸矣。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王公大人也。而自稱孤寡不穀。是益之而損也。道無形也。而生一生二。生三。以至萬物。是損之而益。

也。此皆人之所以教我者。我亦因其教而知之矣。然萬物負陰抱陽。皆稟中和之氣。而乃有強梁不得其死者。何哉。吾將以爲教我者之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豈惟天下。雖自古亦希及之。須知太上無爲與舜之無爲不同。乃得。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道德經解

王

貪夫徇利。貨多於身。烈士徇名。名親於身。不知亡之爲病也。可怪也哉。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爲天下正。躁勝寒。靜勝熱。淺處人不得。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騏驎伏櫪。賢才喪氣。此衰世也。而爲有道。怪哉。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不出戶。知天下。故不行而知。不窺牖。見天道。故不見而名。如此則不爲而成矣。彼以多能稱聖。以多才藝稱周公者。皆窺牖者之陋。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常無事而後知天下之事。皆其可也。故謂無事可也。謂能取天下之事。以爲事。可也。是謂無事而無。

道德經解

王

不事。無爲而無不爲。非知日損之道者。其孰能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惻惻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百姓有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不信。而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易常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姓之心爲善信。故也是謂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同德之信。而非一己之信。故曰德善。德信也。夫。

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
而為一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以我觀彼以此視
我各相是非不可一也聖人見此不喜聞彼不怒
一以嬰兒過之是以彼亦不矜此亦不慍釋然皆
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也
如此此太上治世之大吉所以能無為者哉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
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
生者陸行不過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

道德經解

卷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天下之人以十分為率有一分之人生而畏死者
求長生之徒是也有一分之人但知厚生不知畏
死者又有全不畏死者是惟不動動則趨於死地
焉是非真不畏死也蓋不畏死以求生也是又一
分也天下之人大率如此矣夫不畏死以求生與
知生而不知死者皆自以為生生之厚而不知其
已入於死久矣吾故以為死之徒也若夫畏死而
求長生是亦厚於生者非善攝生之道也故以無

死地告之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
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
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
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物形於道勢成於德道德之尊貴何如哉而常自
然莫之命不自知其尊且貴者是以謂之玄也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生其
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

道德經解

卷

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
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知母則知子矣而不顧其母可乎塞其兌閉其門
守其母也開其兌濟其事勞其母也夫母至微也
不可不見至柔也不可守至光也不可常用至
明也常知所歸否則殆且殃矣安能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
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
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大道甚夷。不事施設而多岐。分心好徑。吾眾不知其可畏也。故朝也而甚除服也。而文綵帶利劍。授柄於人。餘財貨爲盜之招。不思人生日用。唯願一飽田園。可使甚蕪。倉固可使甚虛。平苟務施設。不顧本實。雖欲勿饑。不可得已。使介然有一定之識。而不推奪於衆多之好。則必行大道而畏施設矣。安肯好徑以爲盜夸也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有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

道德經解

主

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今之疑神者。皆可撓之。建也。守中者。皆可脫之。抱也。不知此猶祭祀然。既有祖宗。則子孫祭享自然不輟。烏用強之哉。故以此建立。是爲善建。以此抱一。是爲善抱。以此修身。是爲真修。由此推之。家國天下。可類觀矣。故以身觀天下。可也。以天下觀天下。可也。能以天下觀天下。則大觀在上。而自

化矣。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鰲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至也。知和日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道德經解

主

但可得卽不得。但可貴卽不爲。天下貴非玄同也。同而曰玄。可同乎哉。可不同乎哉。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天下本無事故。以無事取天下。無忌諱而亦無多器。無技巧無法令也。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止。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禍福相倚。奇正相生。妖善相尋。其極未始有止也。而可不知悶悶以待之。而固察察以圖之乎。是以聖人不割。不刺。不肆。不耀。雖舉世以我為悶悶。不之恤矣。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人而嗇。則莫知其極。而國人安矣。事天而嗇。則可以長久。而得深根固蒂之道矣。人能知此。而早服。則一日有一日之積。而德之積者重矣。嗇之不可不早也。知是否。則安能長生哉。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烹小鮮者。撓之則爛。故聖人以無為治天下。雖有神數無所用之。非聖人能絕之。使不神也。雖神而自不能為人之傷也。何也。以聖人未嘗傷人也。夫聖人不傷人。神亦不能為人之傷。是兩不相傷也。但不傷。則德歸焉。豈別有德以不傷之哉。夫德即傷之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遇欲兼畜人。小國不遇欲人。事人大者宜為下。

人知小國之取大國也。以其下之也。不知大國之能下也。乃所以取小國者也。故大者尤宜為下。下則流必歸焉。何也。天下之所交者。皆天下之牝也。牝之所以勝牡者。以其能靜。以待動。能為下。以待上。故但見其常勝焉耳。然則能為下者。則天下自往交焉。國有大小。其交於牝一也。牝之常勝也。固如此。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知道之妙。故寶之而不失矣。然不善之人。雖不知所寶。亦何嘗不保於此哉。故有一言之美。卽可以市於衆。一行之尊。卽可以加乎人。雖至不善者。亦時有之。但人自忽之而不察。

道德經解

卷

耳。由此觀之。雖善人亦何能保其常尊且美乎。道之無棄人也如此。故天子三公不足尊。所尊者此道也。拱璧駟馬不足寶。所寶者此道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圓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不論大小。多少。有怨無怨。一以德報之。則胸中自然無事矣。是故無難事。亦無大事。無輕事。亦無易

事。非無事也。以聖人之能慎事也。是故易者難輕者重。事將至先一著。事既至後一著。慎事如此。則無事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道德經解

卷

幾者冀也。冀其成而敗者多矣。民之好從事也。何如哉。聖人慎終如始。一於無爲。何事之敗歟。夫聖人之所欲者。皆衆人之所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是也。聖人之所學者。皆衆人之所不學。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是也。故衆人過於有爲。而聖人復之。衆人貴之。而聖人不貴。此之謂無爲。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

者亦措式。常知措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
交矣。乃至於大順。

人知順民而不知反之。爲順大順也。民皆明而我
反。愚民皆智而我反。不智孰知是反也。玄也。式也。
福也。順之大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
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
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
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道德經解

卷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
其細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
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
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
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捨慈而勇。捨儉而廣。捨後而先。死矣。此老已預爲
中韓道破矣。烏能免哉。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戰者不與。善用人
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

道德經釋辭

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
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
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
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
以聖人被褐懷王。

吾言甚易知。是以天下莫能知。甚易行。是以天下
莫能行。甚矣人之好爲苟難也。然雖莫能行。何者
道德經解

卷

而不行。雖莫不知何者。而我知乎。我何也。以吾言
一出於宗。而吾行一。則於君而我無知焉。故也使
吾而有知。則人亦將以吾之知而知吾矣。是以知
爲天下役也。非大君與宗主矣。何足貴乎。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天知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有知而自不知。上也不可知。而強以爲知。病也。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
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故夫彼取此。

民有人畏而不知畏而畏其所不必畏可畏也哉。夫所居至廣也而妄以爲狹小者多所生至足也而妄以爲厭薄者多聖人知其至廣而自不見其廣故無狹知其至足而自不見其足故無厭無厭故知自愛無狹故不自貴其去取也審矣所謂唯其不厭是以不厭惟其至足是以常足也雖有大威烏得而加之。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道德經解

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推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在善誼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勝以不爭應以不言來以不召正天之疎而不失也若爭而後勝雖不疎必有失矣蘇說太淺然亦可爲求福不止者警。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民不畏殺吾何用於生殺且自有司殺之者吾安用代之殺也自古至今用殺者多矣而未見有不取者說到此至髓也孰能聽之孰謂道德申韓宗和乎。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無以生爲者乃所以爲貴生也是賢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道德經解

早

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其折大處下柔弱處上。

木強則可以大用人共伐之矣柔弱處上於此有省。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耶蘇子曰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

下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友

以堅強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缺陷故攻堅強者莫勝於柔弱柔弱者不期勝而自勝也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輕易柔弱爲也畢竟柔弱能勝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夫山鼓歲疾至柔也川澤納汙至弱也苟爲社稷之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爲天下之王而必欲國家之無天孽四海之無凶人可得耶雖欲消除而撲滅之祇自勞耳此蓋若友於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以不察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致大怨而後與之求和非善也必有餘怨不能脫手矣勾賤事具是也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人蓋左契在我自和合於人大能畜小小能事大

道德經解

聖

道德經釋辭

焉有彼此結怨以至怨毒已深而後責人之我相而後用范蠡計然之智卧薪嘗膽之術以司徹哉故惟聖人爲有德爲大善夫善人天之所常親也況於人而敢怨乎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輦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其共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吾將試焉能使夫有什伯人之才而自

道德經解

聖

不用以至老死不相往來如此豈不快哉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夫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天下豈有信言而美美言而信者乎有利則有害天之道不言所利也何害之有有爲則有爭聖人無爲何爭之有

道德經解終